

南宋文录

一
函
六
册
函

南宋文錄錄卷十七目

論

盜賊論上

王庭珪

盜賊論下

王庭珪

江淮襄裏論

呂祉

原直

鄧肅

維民論上

劉子翬

維民論中

劉子翬

維民論下

劉子翬

禁衛論

胡銓

審勢論

辛棄疾

察情論

辛棄疾

自治論

辛棄疾

詳戰論

辛棄疾

厚俗論

程大昌

存法論

程大昌

去能論

程大昌

禁備論

程大昌

禁備論

程大昌

禁備論

程大昌

禁備論

程大昌

禁備論

程大昌

禁備論

程大昌

禁備論

程大昌

禁備論

程大昌

禁備論

程大昌

禁備論

程大昌

禁備論

程大昌

南宋文錄錄卷十七

吳江董兆熊元輯

論

盜賊論上

王庭珪

盜賊之變不一江西殘孽歷十年而不討始用招安爲弭
亂之計此豢虎狼養疽根之術也使一日出落鈴鍵必橫
突潰裂四出而不可禦愚獨憂之故作盜賊論焉

天下之患莫甚于大盜起而人主不知侯景嚮闕而梁主帝不知
賊徧天下而隋煬帝不知此皆前世已然之事其轍迹可攷也今
天下謀臣猛將豪俊之士奮然而爭出者皆高談禦戎之策侈言
誕計謂盜賊爲不足憂不知天下之所以安危治亂常繫于此昔
秦旣滅六國惟慮匈奴之爲患使蒙恬北築長城延袤萬里而不
知陳勝吳廣起于閭左之匹夫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威震邊陲而
不知龐勛之亂起于銀刀之匹卒然則盜賊之起其始未必能桀
大惟郡縣蔽匿以幸須臾之安養其芽孽寢以成亂者非一日矣

自艱難以來江荆廣所在盜起然皆暴興而亟滅惟荊州倚荒
險洞窟林麓盡爲賊蹊歷十年而盤平猶在皇帝嘗下銅獸符發
襄漢之師擒馘幾盡州縣不能撫輯厚賤深刑閭閻愁苦于是復
操鉏鉤爲兵嘯會逋殘山谷響應二千石旣莫能制且惡其鴟張
而累己也欲設一奇計而莫知所出而其計遂出于招安當時江
西大帥亦聽其說而甘心焉蓋其說以爲不數月可以盡消江西
之盜而使百官入賀于朝此真誕謾之術可紓朝夕之患而非爲
國長慮者也郡縣承其風往往縱賊不討悉招其渠率而官爵之
賊利其然反跳聚山谷署魁立伍而陰結官吏各稱渠率以苟一
時之賞雖平居未嘗爲寇者亦相時生心操戈而崛起不惟能免
于死而且歆豔爵祿之榮此豈非誘民以爲亂者歟今虔州城中
官兵無幾而朝來倔彊之徒帶刀劒執銅槌列刺史庭下者凡數
百人羣心凜凜常若刀鋸在頸此豈可以爲長久之計者哉所謂
數百人者其故時黨伍散居大山長谷之間嘯呼成羣椎埋鼓鑄

亦自若也間不得逞時出焚剽則州縣必責招之官提兵追討
往往分財物自相屠齒驟雨絕弦莫見其迹州郡既不敢究窮
其姦又且賞之以爲有平賊之功凡如是踵而起者烽壘相望蓋
設法有以啟之盜賊何時而可息也甚者盜賊雖起伍不敢言
縣邑不敢發至于勢張而不可掩則招安之旗四出上下相匿以
避朝廷之知而已嗚呼禍有大于此者乎愚故曰天下之患莫甚
于大盜起而人主不知雖然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無
所及自古禍亂未有不如此者今盜賊雖已萌尚可逆爲之計顧
愚無識不知所以逆消禍亂之計徒能論天下之勢如此惟冀廟
堂帷幄之臣博采羣言使聖主知之則天下幸甚

盜賊論下

王庭珪

庶民所以不安其田里棄鉤鉏而樂爲盜者豈非法制壞亂而勢
有以驅之使然邪何則天下之亂必先有勢而其勢蓋嘗生于上
之有所憚而不敢爲無可觀而不足畏盜賊之初起非有陵突郡

邑之心至其久也習知郡邑之吏庸懦不才舉動施設無奇偉可觀然後有輕郡邑之心招安之旗一出則知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者必難于戰鬪之事邀脇郡邑知其不能應則郡邑人吏愈無足畏而招安之權常制于盜賊矣艱難以來招安之術非不嘗試而屢招屢叛蠶起之眾益多于前漢法逐捕盜賊責部刺史二千石吾王壽王言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過渤海廢亂二千石不能禽制則詔丞相御史選能治者宣帝中興郡守多以盜賊課最蓋有助云今四方未靖而以郡邑付之庸愚怯懦之人徒爲盜賊輕侮頓兵劫持必取招安得官爵而後已自古及今未聞如此馭盜賊而能圖治者也且盜賊十年之間屠殺官吏膾人之肝焚村落掠金帛怨忿之毒流于骨髓其間有不共戴天之讎叫號無間忍恥而未敢發也一日伺天時之隙情苦變生其心有不可復忍則操戈拔劍以報讎爲名吐咤咄嗟橫行天下以發其忿怒不洩之氣遂至于大亂此亦必然之理昔人云盜不能亂天下而能

召天下之禍者此也近時士大夫習聞苟簡慮不及遠皆謂虔盜已息可以奠枕此最誤國之大者或謂賊雖未滅姑以寬朝廷之憂未爲失也獨不見唐末咸通之盜邪招討宋威妄奏大渠死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不十日破八縣攻汝州殺將吏而東都大震則幾爲宋威之誤矣若謂爵賞可以收賊心邪是時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未幾詔拜王仙芝而黃巢恨賞不及已劫州兵再亂遂入陳蔡攻陷山東取江州轉攻潭岳東擾宣潤徧天下而勢不可遏則爵賞果不足以收賊心矣若謂盜賊已降便可無事邪是時高駢崔安潛等提兵鏖擊所嚮披靡賊氣旣殲乃詣太平軍乞降詔授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復叛去轉寇入浙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刊山開道趨建州陷桂管進寇廣州自是勢益橫驚有虎噬中原之志然則盜賊來降果可以保其不叛乎若謂賊未破而先言破賊皆近世之常事何足怪邪獨不見宋裴諸君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亦稍自安由

是賊得計整眾渡淮破東都陷京師入春明門升太極殿叩其所
以至此之由特原于諸君奏賊不實其禍遂至如此嗚呼皆前世
欺罔誤國之明驗奈何取其轍而復蹈之以爲可行也哉古人有
言曰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民無所畏亂莫大焉今盜賊殺人
如麻而賞之以官蓋自古未有有亂之世刑賞失柄而能有爲者
也惟賢人君子及其尙可以有爲之時而圖之過是則恐災稔禍
變天下靡靡日轉瀆腐遂至于不可支持然後徐起而圖之則已
晚矣

江淮裏論

呂祉

江淮之險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于南則守江以爲家
戶備淮以爲藩籬當三國時吳割據荊揚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
壽春合肥蘄春皆爲魏境吳不敢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
取吳蓋其輕重彊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
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

之地江邊單外故卒無以抗魏魏已下蜀經略上流屯壽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爲禽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都廬壽諸鎮之地皆入南常据江扼淮以防北敵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于周未幾而陳亡從而觀之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真襄襄之勢則然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襄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襄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于尋陽而舒蘄者實尋陽之襄也湖北之鎮莫緊于荊昌而齊安者實荊昌之襄也襄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尙矣凡我之所以守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蓋不甚相遠昔魏文帝嘗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過自石頭至江乘浮船列戍以應之而已苻堅嘗出汝潁破壽春以撓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爲征討大都督屯江之南遣謝玄眾軍擊洛澗渡淝水以應之而已魏太苳嘗濟淮飲江營瓜步山以窺宋矣宋之所備者不過沿江六七里百數舳艫相接以

應之而已凡此因淮甸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敵之所繇入則吾之所以爲守者可不固邪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遂拔自是皖城屬吳矣魏以晉宗爲蘄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蘄春生致晉宗今皖與蘄江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軍以逆之遇于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遁去今赤壁荅昌之北境也凡此舉江南之眾以入淮甸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不備邪噫欲守江爲家戶然淮甸之勢未立則江豈可得而守之又欲備淮以爲藩籬然江南之基未固則淮豈可得而備邪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此兩者可以竝行而不可以偏廢何哉異時金人出沔鄂剽豫章而全軍直指金陵比僞齊之兵頓譙尾以禁壽春而李成睢盱于漢上夫敵人之情蓋可見矣而吾之所以自治者自江而南教化政刑方圖之而未暇舉淮而外郡縣鄣塞皆置之而不問此何理

也議者以爲宜修政事治車旅以保江南任將帥積芻粟以保淮
甸襄淮而襄江形勢已全則我之所以備敵者敵還以備我敵之
所以攻我者我還以攻敵起荊襄而至于江左政舉而人和兵彊
而食足則進之東西倚江以爲重恃淮以爲援敵人知之彼且設
備于宿亳必不能默集青齊以擾關輔矣彼且設備于光順必不
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而敵之所
以備我者分則是我眾而敵寡矣占天之時因人之心張皇六師
指揮四方一軍自淮泗以擣青徐一軍自壽春以攻汝潁彼敵之
赴救遠近不相及也求財于蜀合軍于陝以遏河隴出師襄漢因
糧唐鄧以趨京洛彼敵之與國番漢不相親也如是則我之攻敵
者有餘而敵之應我者不足則是我爲之主而敵爲之客也蓋嘗
論之江淮之虛實南北之雌雄我不能覽而用之則權歸于敵敵
不能攘而有之則權歸于我權之所在成敗之機隆替之源也譬
之弈焉或營其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及其取勝必先

人者也然則江淮之褻褻其事詎可緩邪

原直

鄧肅

世人嘗謂窮達自天余以爲窮達自人非天也何則伯夷餓柳下惠黜孟軻不用子戰國之末韓愈不得安其身于朝廷之上比干剖心子胥抉眼真卿杲卿碎于賊手是爲直必窮矣子貢得駟馬蘇秦得六印字文士及得安其職張禹得安其身崔日用得學士宋之問得館職楊再思得宰相是則爲佞者必達矣夫爲直者必窮爲佞者必達自古及今莫不皆然夫豈天哉雖然人生世上不過數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蟻穴一夢耳于此枉道喪節以干妻孥之奉一時沛然自謂得志殊不知萬世之下使人間其名而唾之僅與禽獸比若正直之士雖當時身不絲腹不粟席竄流離真若可憐者然所謂浩然之氣歷千百年猶與日月爭光以此校彼孰久孰近故君子寧餓寧黜寧不用于世寧不得安其身于朝廷之上至于剖心抉眼碎于賊手亦寧任之惟直不可變耳余生蹤蹟

幾徧天下求其不以窮達生死少變其直者雖聞有之要不可以多得也建炎初余謫歸沙邑有主簿虞君茂實諱某者相過視其貌溫而謹聽其言慎而信退竊自幸曰是必學者非止爲科舉之士耳余以得罪至重流落益久君又安于小官不能遽去忽忽相從且三年矣視君所爲猶一日也與人無親疎貴賤一切以誠心待之聞人有善欣然若己有得及論朋友之過雖面顏發赤弗顧也其事長官亦不能少變辭色作寸進計顧雖齋庖索然殆不能煙青衫百結如霜後葉其自處如得志嗚呼君真坐直而窮者君真不以窮而變其直者此余所以願與交游之末不敢以罪逐孤蹤自爲君棄也孔子論三友以友直爲最佛氏論四友以華友稱友爲可鄙蓋華因時爲盛衰稱視物爲低昂此豈可與正直之友同日而語哉君今別余而東矣恐無規余失者余于是黯然而惡惜君之行也作原直

維民論上

劉子翬

古無自固之國而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倡本者末之附也民有駭亂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泮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浸浸乍歸蕩蕩俄往去就之端最爲難察自昔觀我政于廟堂之間得民情于肝膈之內有要道矣政苛歟刑酷歟賤斂重歟徭役數歟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待聞其怨嗟之聲見其蹙頞之色時雖幸安民必叛已無是四者時雖甚危民必附已不待足閭巷訪鰥孤而知其必樂其生矣夫民之樂不樂其事至微何規規察察而欲知之邪蓋不樂之意鬱于胸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爲怨怨極則怒怒之心蓄而未發甚于敵國之兵戈過于天災之水旱不見其形莫知警懼彼其疾上如仇讎伺有罅隙與之偕亾而爲上者方且偃然撫之曰此吾赤子也猶木

蠹于中魚潰于腹一旦破壞其可支哉民心無常如此去就之端
難察如此故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及
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
民文王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或解或維此治亂
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十聖雖芟略文經其道不同要之皆
以寬厚爲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笑言成恩款
唾爲澤薰蒸沈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故胡虜崛起過于
劉石德光之暴靖康奇禍同于永嘉開運之酷而人心戴宋亂而
不離宜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惟南渡以來天步窘蹙宸心鬱
焦凡咨詢之及詔令之頒惟勤恤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
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定邪愚嘗攷維民之四說焉政苛無有也
刑酷無有也徭役之頻無有也惟賤斂一事不可謂輕且今日國
家非有橫給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資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
承無術益費增煩故常稅之外月有椿歲有糴有明耗暗耗有帶

科折科有和買有豫借如市庚艮如貨鹺茗如賣僧鬻爵如造甲修船其微至皮角竹木之類一取于民名之曰和其實彊佔名之曰借其實不償以瘡痍之民供多多之賒豈易枝梧邪膏萎涼暍必有道焉幸茲邊遽暫息戎事稍紓當講畫究明蘇凋氓活遺噍以成康阜之事噫求瘼他恩弗恩維民之道輕斂爲急

維民論中

劉子翬

維民之道莫先于輕賒斂或曰賒斂輕則國用不足柰何是未之思也昔人以蜀爲富國以江淮爲財賒淵藪今奄宅二區居膏腴厚實之地而常有煎熬窘乏之憂是理財無術也術之大要有二一曰講經制之道二曰革科納之弊皆所以足國寬民也何謂講經制之道財欲豐而散不欲豐而聚散則足聚則竭所以豐之有源也今山澤之利搜求竅穴豪髮無遺關市之征束薪把菜亦有所取利源至多至煩而用猶不足者竊意本之過也敦本之道莫先重農今散農非一塗無術以聚之困農非一事無術以寬之營